

配合傳承人制度 文體旅結合推廣香港非遺

香港處處有非遺②

舞火龍是香港的傳統慶祝活動，早已列入香港非遺清單。

每到中秋，大坑與薄扶林村都會組織「舞火龍」活動，吸引市民和遊客駐足觀賞。自2019年起，薄扶林村火龍會總監蕭昆崙開始申請非遺辦旗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並於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成功入選。在他的帶領下，「薄扶林村舞火龍」走出薄扶林村，走進十八區的各個角落。今年的推廣活動更是從6月初開始，一直忙到11月尾，還獲東華三院邀請，參與「文武二帝出巡及秋祭大典」及「東華三院155周年社區同樂日」展覽活動。蕭昆崙表示：「我希望以後大家說起舞火龍，除了知道大坑，也能知道薄扶林，這就很好了。」

大公報記者 顏 瓊



▲薄扶林村舞火龍今年獲東華三院邀請表演。



▶蕭昆崙（右）與兒子蕭震南（左）。



▲中秋節期間進行的「薄扶林村舞火龍」。

目前，「薄扶林村中秋火龍——龍遊十八區」活動已經舉辦兩年，蕭昆崙也想要了解十八區的當地人是否鍾意舞火龍這個習俗。「舞火龍這個習俗在大坑和薄扶林都有，九龍地區就沒有火龍。當我過海去到那邊表演時，現場很開心。我也很受鼓舞，起碼他們是喜歡火龍的。所以我去到每一區都很希望能真正正受到認同。」

街坊遊客都能參與的盛會

蕭昆崙介紹道，龍遊十八區的推廣活動上展示的龍都需要提前製作，有一些會重複使用，只有中秋舞火龍每年只使用一次。隨着活動越來越多，籌備中秋舞火龍盛會也從往年提前三個月到如今需要提前半年開始。

每逢中秋，薄扶林村熱鬧非凡，舞火龍的隊伍在薄扶林村口進行點睛和插香儀式，開始村內巡遊，之後再前往華富邨，一路行到達瀑布灣公園完成最終的「龍歸滄海」儀式。蕭昆崙表示：「中秋舞火龍開始前，我們要拜龍神，村民和遊客插香，然後帶着滿滿的祝福入村祈福。走完流程之後會有龍歸滄海的儀式，象徵着將龍神請來再送回。」

薄扶林村舞火龍的外形與大坑舞火龍不同，大坑使用的是珍珠草，而薄扶林仍使用禾草來製作。此外，薄扶林村火龍會在每年中秋前舉辦簡介會，市民和遊客可以報名參與中秋節的舞火龍活動。蕭昆崙介紹：「大坑舞火龍的隊伍基本上都是男性，觀眾只能在活動現場欣賞。薄扶林村舞火龍對參與者沒有年齡、性別和地域上的限制，只要你想參與就都可以報名。」遊客在薄扶林村舞火龍中的參與感更強。大坑舞火龍一般是插在背脊上，薄扶林村舞火龍是全方位插滿。「我們的火龍香插得很滿，我希望街坊、村民、遊客都可以參與插香，只要你有興趣，很誠心就可以。」

傳承逾百年如今青黃不接

在蕭昆崙看來，華人社會裏插香講求一個美好的寓意。「都是大家的心意，所以我們任由所有人插香，哪怕插得亂七八糟，但我很看重這背後滿滿的心意。薄扶林村舞火龍本身是為了祈福，我希望能帶着滿



▲今年《多彩華藝》嘉年華上，蕭震南等帶來「少年版火龍」表演。

滿的祝福。」薄扶林村建村200餘年，中秋舞火龍是傳承至今的傳統慶典之一。作為一個「村內活動」，薄扶林村舞火龍的推廣離不開薄扶林村火龍會的改革。如今，薄扶林村火龍會接受外間的申請並對外招募義工，亦曾嘗試與壟園合作利用香港的禾草製作火龍。此外，薄扶林村舞火龍亦舉辦工作坊邀請青少年學習甚至表演。「在中秋舞火龍的當晚，我們最大的火龍入村後，會有很多人跟着進村觀看，也會有一部分觀眾選擇在村口等待。此時小朋友們會在這個空檔舞少年龍。」

蕭昆崙的兒子蕭震南是少年龍的成員之一，儘管火龍會開設了面向小朋友的舞火龍培訓，但仍面臨着青黃不接的難題。蕭震南表示：「其實村內的小朋友本身也不多，我爸爸那一輩人也有點有心無力了，三四十歲這個年齡段的人也不多，再到我們這代可能（只）有十個左右。大家一起玩，會來幫手，但也能感覺到他們對火龍的興趣沒有很大。」

儘管蕭震南還在上中學，被問及是否想過要把薄扶林村舞火龍傳承下去的時候，他表示，「當然有想過，但是說實話這很不容易。這需要有很多規劃，還需要考慮如何去找人手，我們的人手其實並不是很充足。」被問及是否期待兒子承父業，蕭昆崙則表示並不強求。

冀獲場地成立文化館

儘管蕭昆崙並不排斥未來合作推出薄扶林村舞火龍的文創周邊，但他覺得薄扶林村舞

火龍並非以盈利為目的。在2023年南區巡禮時，蕭昆崙曾在赤柱遇到兩個外國人詢問購買文化衫需要多少錢。「當時我拒絕了他們購買的請求，但是在他們轉身離開的時候，我又讓團隊成員拿出兩件衫追上去送給他們。當時兩個外國朋友非常驚喜，問我為什麼又給了衣服，我說我們不賣，但可以送給你們。」

要想獲得薄扶林村舞火龍相關的紀念品，就需要花時間體驗。目前，在薄扶林村火龍會定期舉辦的工作坊上，製作的簡單火龍模型可以當作紀念品帶回家。另外，參與過薄扶林村舞火龍的市民、義工可以免費獲得文化衫等紀念品。蕭昆崙表示：「雖然我們火龍會沒有很多錢，資源緊張，但一件文化衫的成本也就四五十塊，賣多少錢合適呢？我們也不想叫人家覺得在獲利。」

目前，薄扶林村舞火龍的很多活動都在村內的街坊福利會內進行，但蕭昆崙希望未來薄扶林村舞火龍也能有自己的文化館。「村內的地方和資源都有限，其實我都想過能否找個地方當作薄扶林村舞火龍的文化館。」他認為假如能獲批在薄扶林水塘的閒置場地建火龍館，他們就可以利用其他路線進村舞火龍，不需要在中秋期間在薄扶林道封路。「另外，我們目前沒有一個地方可以保存火龍以及這些材料，展覽的空間也沒有。我現在利用福利會的空間去做火龍的工作坊。如果真的有能有一個空間作為薄扶林村舞火龍博物館，就可以定期做展覽、工作坊，絕對能將薄扶林村舞火龍推得更高。」



▲薄扶林村舞火龍的很多活動都在薄扶林街坊福利會舉行。

薄扶林村舞火龍

香火延續之路



▲舞火龍亮相東華三院主辦的「文武二帝出巡」。

冀非遺傳承人制度盡快出台

目前，香港還未推出非遺傳承人的認證制度，亦沒有對非遺傳承人的直接資助。在非遺六月執行委員黃冠麟看來，香港的非遺還處在一種純粹的傳承狀態，而且存在斷層問題。「要保育非遺首先要保證他們有學生，所以香港的非遺傳承人制度需要盡快出台。在擔心有人非遺挪用或掛羊頭賣狗肉之前，如果老字號都生存不了，再加上接手的人覺得沒有希望，非遺很難活態傳承發展。」

蕭震南自三歲起就開始接觸舞火龍，從表演到製作都非常熟悉。蕭震南表示：「我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嘗試製作，到現在也有五六年的時間了。一開始主要是給大人幫忙，到慢慢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龍頭模型，再到可以盡可能多地完成少年龍。」

蕭震南對火龍的製作非常熟悉，他覺得製作火龍很能磨練耐心。被問到是否想過未來接手薄扶林村火龍會，蕭震南表示：「老實說，如果真的把舞火龍當成一個職業的話其實比較難。首先要有時間，有沒有人想要做這個東西，就算有，這個收益也不穩定，起碼要解決起居飲食的問題。」

今年7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在回應立法會議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時表示，康文署已研究了國家關於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與管理辦法，並完成蒐集和了解廣東省、澳門等鄰近地區在規劃、制定和執行認定傳承人或團體的相關資料。康文署會參考上述資料，並因應香港非遺傳承的實際狀況，擬備符合香港情況的方案，預期於今年內公布有關香港非遺傳承人的認定機制和準則。



▲薄扶林村火龍會的火龍模型。

非遺傳承不能「單打獨鬥」

在黃冠麟看來，香港的非遺傳承人多處在「單打獨鬥」的狀態，目前缺乏文體旅相結合的組合拳推廣方法。

香港文化節創辦人趙式慶亦表示不應以孤立化的視角看待非遺。「讓每年只做兩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市集』更有規模、更有系統、更有組織性地成為長期進行香港非遺傳承的基地，我覺得很有迫切性。」

在趙式慶看來，如果有機會能建立一個空間，可以將不同類別的非遺集中進行展示，例如可以在十八區內開多個規模不用很大的非遺館，把舞龍、舞獅、武術、舞蹈這樣的表演藝術，以及飲食文化呈現出來，能夠讓非遺更具生命力。

MCL品牌策劃首席顧問、香港恒生大學藝術設計系客席教授吳秋全提到：「香港有很多區都值得打造文化區，讓香港的旅遊景點不僅僅集中在尖沙咀一帶。」在他看來，例如大坑一帶，有大坑舞火龍文化館、大坑舞火龍徑，可以打造成文化區，並且售賣相關文創產品、吉祥物。黃大仙亦是如此，除了廟宇，還可以将周邊街道整體規劃，形成黃大仙區域品牌。



▲大坑舞火龍文化館。

部分圖片：大公報記者顏瓊攝